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生命中的街道>>

图书基本信息

<<我生命中的街道>>

内容概要

★ 閱讀本書，令人彷彿置身巴黎街頭，讓你窺見巴黎人生活及歷史文化的縮影！

★ 作者貝爾納．佛朗克為法國頗具份量之作家、記者兼文學評論家，本書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著作。

本書集結貝爾納?佛朗克1989年至1992年間在《城市建設發展規劃與建築》（Urbanismes et architecture）雜誌「漫遊」（Promenades）專欄發表的文章。
作者將自己的種種回憶帶進書中、以自身的記憶及體驗構撰出巴黎大街小巷的景色，以及發生於其間的名人軼事，本書不僅有佛朗克本身對巴黎的所思所感，更可從中窺見巴黎人生活及歷史文化的縮影。

我一直覺得餐廳和咖啡廳是一個城市最基本的構成物，為了不讓大家覺得我太俗氣，也可以加上美術館、教堂和古蹟，它們幫助我們承受日常生活的緊張和殘酷。
一個沒有小酒館的城市，就是一個沒有邂逅的城市。
想一想，長久以來被譽為全世界最美麗的一條大道的香榭里榭，今天幾乎變成一個電視螢幕，播放的只是廣告片，倘若不是它那依舊壯麗的視野的話，自從那些豪宅一間間消失、每個放映間各有特色的「小羅浮電影院」關門大吉之後，香榭里榭還剩下什麼呢？
無非是「富格餐廳」，還有香榭里榭金三角的三家餐廳：Lasserre、Ledoyen、Lauren，以及「艾麗榭－樂諾特」、「空間餐廳」、「大使餐聽」。
大道上情色海報太多，這就是今日性氾濫的現象，電視談話節目也一天到晚評論，一致希望追求、殷勤還能保有一席之地。
我還記得以前看著小餐廳外面用紫色墨水筆手寫的簡陋菜單、走進華麗的高價餐廳、走下階梯到地下室陰暗的酒吧裡的情景，心裡因為即將和佳人約會而怦怦跳，或是在十六區的高級妓院，翻開花名冊目不暇給，簡直像置身在布紐爾那部片子裡。

作者简介

作者簡介：
貝爾納?佛朗克（Bernard Frank），1929-2006，生於法國巴黎郊區的納伊（Neuilly-sur-Seine），是位作家、記者、文學評論家。
二十歲那年受存在主義大師沙特（Jean-Paul Sartre）所託，開始在《新潮雜誌》（Les Temps Modernes，一本政治性、文學性、哲學性的法國雜誌）上撰寫專欄，1953年在圓桌出版社（La Table Ronde）出版《全球地理》（Geographie universelle），開啟他精采的創作生涯。
生前出版多部小說，並以小說《一個動蕩的世紀》（Un Siecle deborde）於1971年獲「雙叟文學獎」（Prix des Deux Magots，法國重要的文學獎），1981年《清倉》（Solde）這本小說則獲「羅傑・尼米耶獎」（Prix Roger Nimier）。
本書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著作。

譯者簡介：
嚴慧瑩，1967年生，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法國普羅旺斯大學現代文學博士，現旅居巴黎，專職翻譯。
譯有：《緩慢》、《六個非道德故事》、《伴奏者．黑疵》、《水的故事動話書》、《羅絲?梅莉?羅絲》、《永遠的山谷》、《沼澤邊的旅店》、《口信》、《終極美味》、《灰色的靈魂》、《在自己的房間裡旅行》、《落日的召喚》、《無愛繁殖》等書。
另著有多部旅遊美食書，文章散見各大報刊。

<<我生命中的街道>>

章节摘录

我記憶中第一棟公寓位在十七區法哈蝶街上，猶如在前一章和各位提到的，那是介於樂朋街和羅吉街之間的一條小街；我們住在陰暗無比的底樓。
除了我住過的許多透天厝和獨棟房屋之外，我對公寓底樓情有獨鍾，特別是朝著內院或花園的底樓。
因為就好像坐擁整個城市，幾乎沒有間隔，只消打開家裡一兩道門，整個巴黎就依攘懷中；此外，腳踏著實地，打開窗戶也不會是一片空洞，這讓人覺得放心。
我尤其喜歡感覺呈環形的底樓，可以聽見整個城市的喧囂；然而這喧囂，我們可以隔開一段距離，遠遠聆聽。
本書一開頭我苦思的那個重要問題——就是那棟公寓到底是在羅吉街還是法哈蝶街這個疑問，一直還沒找到滿意的答案，雖然我認為應該是在法哈蝶街。
直到目前為止，我都還懶得到實際地點勘查，反正，到我這個年紀，這樣執意搞清楚介於三到六歲時自己到底是住在這條街或是那條街，簡直有點好笑，可以說神經。
我該操心的應該是自己的墓園才對，因為我好運的不得了，有好幾座墓園可供選擇。
生前都是租房子，死後卻可以在地底當房東呢！
我記得那棟公寓附近有家修車場，距離貝黑大道（boulevard Pereire）也不遠，但是這個形容對法哈街、羅吉街、甚至那一帶所有的小街來說都通用，幫不上什麼忙。
戶口名簿上記載，我出生於娜伊麗（Neuilly），但是介於出生地和法哈蝶街，我是否還住過其他地方呢？
我記得父親經常提起第一次大戰後巴黎的住房荒，好像在他結婚那年，也就是我出生的前六年，他曾經住過偏僻、治安欠佳的十八區那裡；然而，我必須承認自己兒時和青少年時期的勢利，只要不是馬樂伯大道（boulevard Malesherbes）、特羅卡代羅宮、或是稍微差一點的泰布街附近，對我來說都遠如天邊，都是龍蛇雜處的貧民窟。
我可憐的姊姊就曾流放到那些地方，是我的出生讓我們家速速搬回母親最喜愛的十七區。
有時我會經過母親小時候住過的公寓，應該是威麗葉大道（avenue de Villiers）一一五號，靠近貝黑廣場（place Pereire），面對現在那家瑪都（Mado）和姜皮耶?米卡都（Jean-Pierre Vigato）開的「雅皮修餐館」（Apicius），前幾天我在那裡品嘗了野兔兩吃，有點像中國烤鴨。
外祖母的公寓小小一間，就位在二樓夾層上面，總之在我記憶裡是這樣。
一九四五年我曾住過那間公寓一陣子，那是在外祖母奧樂佳?納撒哈（Olga Naxara）被一個酒醉黑人駕駛的美國卡車撞倒之後，這種意外在佔領時期算是家常便飯。
她被送到瑪莫丹醫院（Marmottan），幾天之後就過世了，身邊圍繞兩個女兒——我姨媽潔爾嫚（Germaine）、我媽媽，還有小兒子卡斯東（Gaston）——羅伯?埃爾松的密友。
外祖母的葬禮我去了，老實說，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我來說代表兩個家人的死亡：一是在一九三九年，住在馬拉可夫大道的祖父；一是外祖母，在一九四四年底或四五年初，我已經記不清楚了。
我的祖母和外祖父則早在一九三〇年代就過世了；對於我父親的母親，也就是瑪蒂祖母（Mathilde），我絲毫沒有任何記憶，甚至不知道她是怎麼死的，每次說起這件事，母親總顯出神秘的樣子，倒也不是內情複雜，她或許因為醫療不發達而死，好像在一九三一年發現癌症，在那個年代，了能死在自己家裡，染上癌症經常連說都不敢說出口。
我看過祖母寫給我父親在一九一四到一八年戰爭期間當兵的信件，相當感人，也帶點距離，就像那時布爾喬亞階級的調調。
父親深愛著祖母，他那個不折不扣的無神論者，每年會到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以色列墓園裡，祖母的墳上唸上一段祈禱文，他自己現在也在那裡安眠，將來想必我也會埋在那裡。
那個小小的墓園相當吸引人，幾乎廢棄了，緊連著森林邊緣，我們會愈來愈孤寂，只有樹枝樹葉搖動的輕微聲響為伴，我們也不抱任何癡想，它遲早有一天會被剷平，蓋上鄉間度假屋。
不知道是因為照片、文字、或是記憶讓我產生這樣的感覺，我一直覺得費爾南?納撒哈（Fernand Naxara）外祖父的眼光注視著我，他是個愛吃愛喝的人，甚至因為這個原因死於街上，那時候我大概三歲。

外祖父出生於波爾多（Bordeaux），身材不高，胖胖的，他的表情十足，我似乎還看見他彎腰俯身在我嬰兒床前逗弄我的樣子。
我對美食的偏好就是遺傳他，然而，喜歡美食又何需遺傳自祖先？
他是個遊走商人，據母親說，生意大起大落，而且他對賽馬、賭錢充滿狂熱，家裡的景況也隨之起落，前一天像過節般歡欣，次日?沒了喜慶。
在戰後和德軍佔領結束之後，我父親在電車或是當時才發明的公共汽車月台上遇見他未來的妻子，我母親本來在服裝設計師巴干（Paquin）手下當上手裁縫，那時開了自己的店面，正要搭車到店裡去，父親習慣於自己家庭那種布爾喬亞階級的拘謹，非常驚訝納撒哈家的生活如此娛悅。
我許久之後才知道，父親當時為了母親還退了另一樁許下的婚事。
在父親佛朗克（Frank）家族眼裡，一個納撒哈家——說這個姓時還帶著輕蔑的口吻——的女孩是匹配不上他們家兒子的；父親在一次午餐上宣布這個消息時，還挨了費爾南外祖父一個大耳光，不過就算如此，父親還是沒錯過那次午宴，真夠老饕！
在佛朗克家族這方面，對女方和她的家庭展開監警式的身家調查，獲得的結論是這一家人都是瘋子。
然而，婚事終究還是完成了。
想像一下，身高才一六〇出頭的費爾南外祖父賞我那身高一八四父親的那一個耳光，真希望自己親眼目睹那一幕！
我在巴斯德中學（Lysee Pasteur）唸書時—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間留級了一次，也讀了一陣子師範學院預備班（那是巴斯德中學開辦預備班的頭一年），從我住的瓦勘大道前往英格曼大道（boulevard Inkerman）時，好幾次經過外祖母奧樂佳當年住的公寓；我沿著古塞街一直走到貝黑廣場，現在叫做朱安元帥廣場（place du Marechal-Juin）。
根據本那瓦?梅山（Benoist-Mechin）的回憶錄所言，朱安元帥在還沒當上元帥之前，和達爾蘭（Darlan）同赴柏林，倘若當時英軍把義大利和德國軍隊一直趕到法屬地突尼西亞去的話，朱安有可能會英勇的在德國將領宏梅爾的麾下，保衛屬地而戰。
當時的情況並非如此演變，也幸好，朱安方能保衛了光榮的好名聲。
我覺得這條往下的古塞街令人相當不舒服，靠近貝黑廣場的左邊人行道上，有一家引不起我興趣的電影院，因為它都只放映新出品的法國電影；再過去是一家修車場，叫做「邦米勒修車廠」，它的樓上有幾間乒乓球室，我曾在那裡勤練一種防禦球技，打敗過好幾個自以為球技多厲害的小子。
右邊人行道上，有一家令我流連忘返的書店，這家書店本來由兩個很和善的同志經營，雖然他們肯定沒讀過普魯斯特的書，倒是很會套用他的手法：只要談起度假的收穫時，滿嘴總是離不開女孩子，根本是障眼法。
我十七歲時在他們書店裡結識了居禮雅出版公司（Julliard）旗下的一位作家，就住在古塞街上，名叫費爾南?勒曼（Fernand Lemoine），他那時還沒得過任何文學獎，有點鬱鬱不得志；我還結識了另一位同屬茱麗亞出版公司的作家，江路易?庫帝（Jean-Louis Curtis），那一年以《暗夜森林》（Les Forets de la nuit）一書榮獲貢固爾獎（Goncourt）。
他那時才三十歲，親切和藹地叫我不敢相信。
他當時的年紀只有我今日歲數的一半，年輕地令人驚訝，大可以在巴斯德中學當我英文老師，取代菲雅麗女士的位置，幫我們上卡邦飛亞麗式英文課。
連個英文單字都蹦不出口的我，當年因和那位女老師侃侃而談艾略特（Eliot）的《荒原》（Waste Land），讓她讚賞不已。
對於庫帝的那本小說，我記憶深刻的是他在首頁題的威廉?布列克那一句很棒的引文，以及模里斯?那督在《戰鬥報》（Combat）上那篇激賞的文章。
對我而言，從巴斯德中學放學到吃晚餐的這段時間裡，這家書店是「最後一個讓人交流的文學沙龍」；後來，來自克萊蒙費朗（Clermont-Ferrand）的傑哈?姆哥（Gerard Mourgue）接手經營，把店改名為「散文書店」（Les Essais）。
我母親的兩個阿姨——兩個我忘了姓氏的老小姐——住在貝黑大道、貝黑廣場和尼葉大道（avenue Niel）拐角口一棟公寓裡，她們倆舉止高貴優雅，客廳裡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小玩意、小幅圖畫、靠墊、洋娃娃、搖椅，我一旦坐下就動都不敢動，深怕打破什麼東西。

姨婆一個叫珂拉麗絲（Clarisse），一個叫安潔拉（Angele），在一九五〇年代，我還構思了一個關於她們的小說，但是終沒勇氣真正動筆。

她們倆的名字、年紀（六十好幾）、外表模樣、某些說話的口吻都被我移花接木到我兩個才二十來歲的朋友身上：芙蘿倫絲?馬樂侯（Florence Malraux）和芙朗索絲?莎岡。

瘦小像小老鼠的珂拉麗絲被轉嫁成芙蘿倫絲，戴著花俏白色、藍色假髮的安潔拉成了芙朗索絲；融合成一氣之後成為我小說人物的版本。

我假想她們是一天到晚搭著遊艇旅行的富孀，我在一艘和「諾曼地號」一樣豪華的大遊艇環遊世界的途中和她們相遇；我把自己的年紀增加一些，差不多四十、四十五歲，但還是她們歲數的一半！

她們喜歡的，就是我整天穿著一條怪兮兮的短褲頭。

可惜啊，我的艙等是「遊客艙」，她們呢，當然是豪華無比的特等艙房，但是威嚴不容置喙的安潔拉自然會和船長商量解決這個小問題，在我們兩個艙等之間搭個小橋樑密道。

這個故事的構思或許是來自佛朗索?諾西耶 的連載小說《金髮女郎》（Blonde，一部色情連載小說）吧？

對這兩位老小姐來說，我是她們的「小子」，她們也就如此稱呼我，老是想知道她們的「大小子」怎麼啦、好不好之類的。

從她們家出來，走到香貝荷城門（porte Champerret），倘若累了就搭163號公車，到班諾路、英格曼路（Bineau-Inkerman）交叉口下（兩段票），倘若有興致，就一路漫步往娜伊麗走去，沿著僻靜的奧古斯丁女士路（rue des Dames-Augustines）、伯格絲路（rue Borghese）直走到我的中學。

從十七區跨到娜伊麗，就像從肅殺的軍區走到一所幽靜花園。

编辑推荐

閱讀《我生命中的街道》，令人彷彿置身巴黎街頭，讓你窺見巴黎人生活及歷史文化的縮影！
作者貝爾納．佛朗克為法國頗具份量之作家、記者兼文學評論家，本書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著作。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